



丁玲 陳明 遂斐著

大眾書店出版

工 窑

人 物 表

以上場先後爲序

- 張永泉 五十三歲，高個子，森下瓦窯廠的經理。簡稱永泉。
- 汪子和 四十八歲，森下瓦窯廠的大先生。簡稱子和。
- 劉小發 十四歲，劉忠厚的孫子，森下瓦窯廠的苦力。簡稱小發。
- 劉忠厚 六十歲，劉小發的祖父，森下瓦窯廠的廚子。簡稱忠厚。
- 李生財 三十二歲，森下瓦窯廠的工頭，張永泉的狗腿子。簡稱生財。
- 杜老漢 四十九歲，小葡萄園的主人。簡稱老杜。
- 金 本 五十歲，森下的老丈人。
- 趙 滿 二十七歲，森下瓦窯廠的苦力。
- 錢根弟 三十歲，森下瓦窯廠的苦力。簡稱根弟。
- 鳳 仙 三十二歲，張永泉的小老婆。
- 小 玉 十五歲，原名翠子，劉文發的女兒，張永泉的養女。
- 劉文發 四十二歲，劉忠厚的兒子，森下瓦窯廠的苦力。簡稱文發。
- 高炳武 二十三歲，森下瓦窯廠苦力。簡稱炳武。
- 陳國樑 二十歲，森下瓦窯廠苦力。簡稱國樑。
- 周平安 三十二歲，森下瓦窯廠苦力。簡稱平安。
- 小頭目 甲、乙、丙。
- 八路軍 甲、乙、丙。
- 工人羣衆 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……
- 孔主任 二十八歲，四區公會主任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四五年四月某日黃昏。

地點：宣化城外森下瓦窯廠的大櫃上。

佈景：左邊是森下瓦窯廠的大櫃房，牆上掛有工牌，靠廣場的牆邊有一門，門裏放着一寫字桌，桌上有算盤，電話機等，右邊是一廣場，場上堆着已燒成的磚瓦。右方是魁星閣的遠景，左遠方露出城牆的一角。

開幕時：台後工人亂嚷嚷，喊：『五千九百八十』，『五千九百九十』，有的喊：『齊了！齊了！五十萬』，又有的喊：『開車了！開車了！』接着汽笛響，火車開動，由近而遠去。張永泉坐在櫃房裏抽煙，劉小發跳跳蹦蹦的上，眺望火車遠去。汪子和拿了一把交貨的籌碼，匆匆走進櫃房。

子和 喔，三爺，貨裝走了！

永泉 給打個電話到龍烟去！

子和 是！喂！接龍烟鐵工廠——喂！龍烟鐵工廠麼？我們是森下瓦窯廠，……我是大先生，喂！今天裝走了五十萬磚，十萬瓦，什麼？……還要多些？（對張永泉）怎末？

永泉 煤運得不够數，叫他交足了煤，再來催磚！

子和 喂！喂！運來的煤不足數呀！這樣下去，我們要脫期交貨了！

永泉 他們不守合同，我們不能把胳膊當煤燒，叫他們守信用！

子和 一定得守合同！不補足不成！到期交不了貨，不能怪我們呀！是！好！（放下電話機，坐下點籌碼。）

永泉 這個月的賬結了沒有？

子和 還沒有！

永泉 該領款子了，快點！

子和 是！待會兒就請您過目！

【劉忠厚上。

忠厚 小發，小發，怎末跑到這來呢？人生地不熟的。

小發 爺爺！這不是打從北京來的火車嗎？

忠厚 不是，是龍烟鐵礦的。

小發 到這來幹什麼？

忠厚 運磚的。

小發 火車還到這兒來運磚？真悶氣。

忠厚 頭天到這兒，別亂說話，惹出了什麼事，再把這碗飯丟了，可又找麻煩。

小發 唔！今兒晚晌吃那號沙子飯，還沒天津廠裏好吶！

忠厚 天下老鴉一般黑，換一個地方，那能好上天去？這年頭，唉！

小發 李先生不是在天津說，到這兒好吃好穿，工錢多？

忠厚 待一陣再說吧！別再像天津發大水那年，工也找不着，你

媽又鬧病，弄得一身依，逼着只好把你姐姐賣了。

小發 爺爺，姐姐賣到那兒去啦？

忠厚 誰知道那個姓王的，把她帶到那兒去了？（沉思）

子和 （突然想起）唔！三爺，今兒晌午，您太太和小姐來找您，您剛好到……

永泉 他孬兒操的，老上這兒來撒野，說什麼來着？

子和 您小姐要做鞋子，找老三老婆擦底子，沒半頓飯功夫就回去了！

永泉 唔……

子和 您小姐真漂亮，真好福氣！

永泉 哈哈！……

小發 爺爺，姐姐比我大一歲，一定沒有我高！

忠厚 誰知道呢？賣她的那一年是十歲，今年該十五了，唉！去年你爸爸還托人打聽她的下落！有的說那姓王的在口上，有的說到南邊去了，這輩子要見到她，恐怕也難了！

【李生財帶了一包禮物上。

小發 爺爺！李先生！

忠厚 呵！李先生。

生財 怎末跑到這兒來？

忠厚 這孩子看火車。

生財 這兒是櫃房，以後少上這兒來，要碰上三爺和東洋人，可不成。

忠厚 是，是。

生財 你兒子呢？

忠厚 在屋裏待着，等您老回話呢！

生財 回去，待會兒找你們去，在這兒好好幹，聽我的話，準錯不了。

忠厚 是！小發，走！

子和 三爺，請您過目。

永泉 報個數就得了！

【李生財向櫃房走去，小發和忠厚下。

子和 五十萬磚……（被李生財打斷）

生財 金本先生，（張永泉從椅上站起）

永泉 誰？

生財 【掀門簾入櫃房】喔，三爺，您正在這兒！

永泉 金本進城去了，你找他？

生財 不，不，不找他，找他不頂事。

子和 唔！李先生回來了，請坐！

生財 （對子和）好，您忙吧？

子和 唔，不空，不空！

生財 三爺，這次招工可不容易。

永泉 叫你辦事，總是訴苦。

生財 真的，這年頭，年輕力壯的越來越少了。

子和 對了，年輕力壯是不多。

永泉 那你到老鬼子那兒討賞去吧！

生財 還是請三爺栽培，三爺，這是一點兒海貨，從天津帶來的，小意思。

永泉 幹麼帶東西，唔，你那班車回來的？

生財 上午就到了城裏，在城裏就誤了一下。

永泉 唔，這回你肥了吧？

生財 那裏，跟您老辦事，怎末敢？

永泉 招了多少人吶？

生財 三十三個，一共化了五千二百九十八元，請您結算一下。

永泉 得了，明打明說，撈了多少油水？

生財 三爺，別開小的玩笑，一路上管這三十三個苦力，吃『房錢』，化了五千二百九十八，臨走，給了我七千塊，還剩下一千七百零兩塊，這個，您賞給我吧！算三月份的工資。

永泉 工資？拿來，子和，你替他報七千塊錢賬。

生財 給廠裏報七千塊錢賬，將來在苦力身上還扣不扣呀？

永泉 當然扣回來！

子和 扣回來，扣回來！

生財 一個也不給我？

永泉 怎末？

生財 不瞞您說，我還沒洗澡哪，借我幾個吧！

子和 咳，真是！

永泉 又裝窮，給你，五百。

生財 謝三爺。……這次招來的苦力，歸我包吧！

永泉 唔，十天交三萬磅。

生財 還是原來的三孔窖？

永泉 怎末？

生財 限多少天？

永泉 狸貓吃了耳朵啦？不是說十天麼！

生財 十天？一孔窖是四千八——五千，三五一萬五，行，就怕日子太短，三爺！

永泉 一孔窖燒兩天兩夜，涼兩宵，四天燒一回，十天能燒兩回半，還不成？

生財 往後天熱了，兩宵那能涼透？

永泉 那我管不着，你能包就包。

生財 多少錢？

永泉 兩萬！

生財 太少了。五分利還不到。

永泉 你去合計合計，反正森下老闆這個數目包給我的，不幹也得幹。

生財 三爺作主，多照顧一點，再添上幾個吧！

永泉 還有什麼說的，就這末幹吧。

子和 李先生，三爺虧不了您，以後再說。

生財 對！對，三爺虧不了我！

永泉 喂，子和，苦力多了，地再不能拖了，你去告訴杜老漢，快讓出那片地來，別等着老子給他厲害看。

子和 是！

永泉 馬上就去。

子和 是！是！（出櫃房，下）

永泉 李生財，以後放規矩一點，別鬼鬼祟祟在日本人面前跟我搗亂！

生財 說笑話了，誰不知道您三爺的本領，在您老手下，敢怎末樣？

永泉 呵！呵！不是我吹，我要沒有一點本領，森下這個廠，那會有今天？

生財 可不是？要不是三爺辦法多，憑他，那能赤手空拳闖下三四十孔窖。

永泉 他媽的，我對森下，總算赤胆忠心，當初他一個浪人，到宣化來，有什麼辦法？要不是我鳳仙同他東洋婆子做了朋友，我也不會幫他出主意，佔地，抓苦力，替他賺下這片窖地，哼！到末了，他調到隊伍上去了，不把廠交給我，倒交給他老丈人，提起這就生氣。

生財 真是，連我都有氣，不過，要不是東洋人這塊牌子，咱們也不好幹。

永泉 天津來的苦力，好好看着點，別又讓趙滿勾引了。

生財 您放心，我帶來的苦力，個個都是老實的。

永泉 （兩人走出櫃房）二櫃上的廚子跑了，從這兒挑一個老實的，有沒有？

生財 廚子？巧極了，這次我找了這末一家三口，那老頭當廚子最好也沒有，他的兒子叫劉文發，是個人個兒，身體頂結實呢！

永泉 叫什麼？那兒子叫什麼？

生財 劉文發！

永泉 劉文發？好像在那兒聽到過。

生財 您老南走上海，北到口外，大買賣人，那能不聽到各種各樣的名兒呢？

永泉 劉文發，怪熱的。

【杜老漢帶了兩隻雞上，汪子和跟。上。

老杜 三爺，唔，李先生。

生財 三爺，我去了。

永泉 唔！

老杜 三爺，實在沒有什麼好送給您，這雞……

子和 你聽我說，還是把葡萄園子讓出來好。

老杜 大先生，我就靠這幾棵棵葡萄活命，沒法子。三爺，求求您，給東洋老闆說一說，我只那一點兒地，種幾棵葡萄糊口，你們要圖去了，叫我怎末過活呢？

永泉 東洋人要圖你的地。

老杜 您老是面子上的人，跟東洋人說得上話，求求您，看在我那個沒爹娘的孫子身上，看我這老頭可憐，您三爺修修好！

永泉 管不了那末多。

子和 喂！東洋人喜歡吃葡萄。

老杜 現在那來葡萄，要有，那有不送的呢？

永泉 別廢話，東洋人看中你的地，不讓也得讓，讓也得讓。

【金本上。

子和 啊！金本先生！

永泉 好！金本先生來了！

金本 什麼的幹活，雞的，唔！

老杜 東洋老先生，求求您，我那塊地，實在不能，可憐可憐我一家子，靠那幾棵葡萄過日子，修修好，這雞……（把雞提給金本）

金本 唔！大大的雞，哈……

老杜 請東洋老先生吃！

金本 走！米篩米篩！（向櫃房走去）

老杜 東洋先生，我甬搬了吧？

金本 唔？米篩米篩！（入櫃房，張永泉隨入，金本和他耳語。）

子和 雞不是給三爺的？怎末又送給……

老杜 給他送東西，也不只一回！大先生，您抽烟，唉！

【張永泉走出櫃房。

子和 不抽！

老杜 那我回去了！

永泉 喂！老傢伙，東洋老先生說，明天一早去拆院牆。

老杜 啊？啊！東洋老先生不是說，甬搬了？

永泉 誰告訴你甬搬？你看他衝着你笑？以爲兩隻雞油了他的嘴？告訴你，東洋人看中了你的地，死也得搬！

老杜 呵！三爺，這幾個錢……

永泉 放屁，我三爺缺這幾個錢？別廢話，滾回去，明天再在園子裏，當心你的狗命！去去！去！（對子和使眼色）

子和 快去吧！乘早搬！

老杜 三爺……（子和推着老杜同下）

永泉 他媽的屁！（走入櫃房）

金本 明天的憲兵隊送五十個苦力來，睡的地方要小心的，有的沒有？

永泉 抓來的吧？那就送到魁星閣去。

金本 魁星閣？（指遠處魁星閣）好的，好的！（金本下，張永泉隨着送出櫃房。）

【趙滿上。

趙滿 經理！

永泉 幹什麼？

趙滿 三萬磚十天出不來，上回的工錢還沒給！

永泉 我忙，沒有功夫聽這些！（入櫃房）

【錢根弟帶了一條烟捲，兩瓶酒上。

根弟 三爺！（跟着入櫃房）這點東西孝敬您老的。

永泉 太費事了！坐！

根弟 甯，甯，三爺您坐！

永泉 工錢還沒發呀？

根弟 還沒有！請三爺……

永泉 這些人辦事，就是老牛爬山，明天叫他們發給你！

根弟 謝謝三爺，我走，您忙！

永泉 好！（錢根弟出櫃房，張永泉拆烟捲抽烟）

根弟 （對趙滿）怎末，你們的工錢還沒發下來？你還沒摸着門路，給送點什麼，錢下來得快！

趙滿 沒那筆閒錢！

根弟 誰也沒這筆錢，我這還是跟衛荷蘭老杜借的，不這樣，那會發工錢？真沒法子……唉！（下）

永泉 （把烟丟下）他媽的鬼烟！（走出櫃房）

趙滿 經理！飯吃不飽，幹不了活，飯裏儘是沙泥，咯吱咯吱的合不上牙！

永泉 媽的屁，告訴了老子，就吃得下飯了？挑好的吃，回家當太爺去！

趙滿 叫廚子把米淘淨一點，讓大家多吃一口，有氣力幹活。

永泉 淘淨一點？哼！就配給那一點糧，不滲沙子，就填得飽你們狗肚子？

趙滿 這樣我們沒法幹，十天出不了三萬磚！

永泉 包給你們工頭了，我管不着。

趙滿 你不能不講理！

永泉 老子就是這樣！

第一幕

第二場

時間：與第一場相隔約一個月，某日午後。

地點：城裏張永泉的家裏。

佈景：張永泉的會客室，中式房子，有些日本式裝置。舞台右手那邊有通內室的門，正中有通院子的門，左手是一排日本式的玻璃格扇，可以拉開，通舞台左側的走廊。走廊的左前方有門，通廚房。（舞台上並看不見）室中放一小圓桌，週圍有兩張沙發。右前方放一中國式的櫃，上有鏡架，花瓶等，還齊齊放一架小型收音機，及電話，牆上掛些日本畫片和美女月份牌等。不倫不類，顯出很庸俗。

開幕時：鳳仙坐在沙發上，精神恍惚的揉疊著一封已經皺了的信，不時望一望蹲在收音機旁的小玉，小玉一心一意的在聽收音機，收音機裏發出怪聲，嘈雜聲和唱戲的聲音。

鳳仙 小玉！你說這信是那天寄的？

小玉 是……我忘了。（又開收音機，想着不好，才轉過身。）

給我看看。（看信）嗯，是四月底。（又去轉收音機）

鳳仙 四月底，（屈指計算）有半個月了，從鄉下寄到揚州，從揚州再寄到這兒，也不該這麼久？一定我哥哥托人把信寫好，在家裏放了幾天才寄的。唉，到底不是親生姊妹，不關心！小玉，別開了。

小玉 唔！（仍轉）

鳳仙 離家十二年了吧？不通信也六七年了，跟着他就沒有通過信，都是他不准，唉！小玉，別開了，吵得人頭疼。

小玉 今天北京有落子，媽！我喜歡聽落子，早先我在天津跟我媽，喔——不，錯了，我說我在天津也聽過落子，我還記得。

鳳仙 嘿……沒有錯，就是跟你媽，我並不是你的親媽，小玉，你對我還多心。

小玉 不！我只有你一個媽！

鳳仙 是的，現在就只有我一個人疼你了。前回有人去天津，我還托他打聽你爸爸的消息咧。

小玉 真的嗎？

鳳仙 真的，我想要是你爸爸還在，你不是說他身體頂好麼？他一定還在的，要是他日子過得還可以，我想讓他們把你贖回去。

小玉 贖回去？

鳳仙 唔，贖回去，跟着自己爸爸好。

小玉 他們不會有錢，我小時候，常常餓肚子，不過，爸爸爺爺都喜歡我！

鳳仙 誰都想家的，這個地方就不是家，簡直是火坑。

小玉 我捨不得你！

鳳仙 傅孩子，我也不會在這兒長久下去的。（看信）

小玉 舅舅來信說你可以回去的。

鳳仙 可別讓你爹知道，他要知道，非揍我不可，你看，這兒，還青著一大塊呢。

小玉 媽是不是想回揚州去？

鳳仙 可不，可是不容易，就是上了火車，他要一打電話，那個站上都能把我扣住的。還有，我總想把你先安頓一下，不這樣，我也不放心，那老傢伙不是人！

小玉 媽！你說誰？

鳳仙 你真這樣傻，一點也不明白，只要他眉毛一動，我就猜得著他打什麼主意，你還沒有看見他，這一晌，老是對你擠眉弄眼的，哼！開口見喉嚨，瞞得過我！

小玉 你別瞎說！

鳳仙 一個馬販子出身的，從前吃高鼻子的飯，現在又舐東洋人的屁股，還販賣人口，要不是你長得漂亮，還不是早又賣掉了，你想還會是好人？

小玉 爹有時候打你，有時候也聽你，按月三千塊錢，都拿到家裏來。

鳳仙 你不懂，三千塊錢不過是他的工錢，他的外快比這多，要不是我認識森下太太，逼著我跟森下太太說，開這個廠，他會依我？他打的是我，怕的是森下太太，唉，吃這碗飯，不容易。

小玉 媽，你今天有什麼不順心，我給你買點什麼去。

鳳仙 不！你回來！

小玉 媽，要不，我們出去逛逛，托窩上的女人，擦的鞋底，不知道好了沒有！我們去一趟，好不？

鳳仙 也好，我想去找一個人，我托他去天津打聽你爸爸的。

【李生財在外叫：『大嫂子！』 嫂子在家麼？』鳳仙藏信。

鳳仙 誰？呵！（生財上）是你，那陣風把您吹來了？我正要去找您呢。

生財 呵，小玉，長得更漂亮了。

小玉 討厭！你見人就會說這句話。

鳳仙 小玉！去燒點開水，沏茶給李先生喝。

小玉 好！（下）

生財 （注目望小玉）十六了吧？

鳳仙 沒有，還小一歲。

生財 很值一筆錢，該找個婆家了。

鳳仙 我拜托您的事，怎末樣了？

生財 悉拜托我的事——咳，咳？

鳳仙 你看你這人，嘴上說得那麼好，原來都忘了，怪不得回來一個多月了，一回也不上這兒來。

生財 咳，咳，您拜托我的事，……

鳳仙 別說了，你就是忘了，托你打聽小玉的親生爸爸來着。

生財 呵！沒有忘，沒有忘，不過——唉，他叫什麼名字，啊呀！我把他名字忘了。

鳳仙 叫劉文發。

生財 劉文發，啊呀，劉文發……有這樣巧的事！這次我從天津招工回來，裏面就有個劉文發。是個中年人，身體很結實，呵呀！要是真的，三爺知道了，可要怪我呢。

鳳仙 你知道他家裏還有沒有別人？

生財 有一個老的，一個小的。

鳳仙 小玉告訴過我，他有一個爺爺和兄弟，現在全在這兒？

生財 全在窩上，連件好衣服也穿不上，就算有一把力氣，要不，還能讓他帶着老小來。

鳳仙 唉！

生財 我說，還是把小玉另外找個人家，放在家裏，是你的禍害。

鳳仙 倒不是爲我！小玉，我很疼她，怕她受罪，我想讓他回老家去才好！

生財 做爸爸的不會肯的，都已經等得不耐煩了。

鳳仙 那裏事情全由他，他要真胡來，我捲鋪蓋就走！

生財 走那裏？跟我走，連鋪蓋捲也不用帶，哈……

鳳仙 別胡說！

生財 說起鋪蓋，我還有氣，前天審上又跑了個苦力，留下一牀好鋪蓋，我說三爺，賞給我吧，他連吭也不吭就拿走了。一年四季，留下多少被褥，一件也不分給我。

鳳仙 家裏又不是沒有，要那末多幹什麼？

生財 好東西還嫌多？哈……有你這麼一個好太太，他還打女兒的主意呢。

【小玉捧茶壺茶杯，站在格扇外邊。

生財 請進來，請進來！不敢當，不敢當。

小玉 李先生，（把茶壺放在桌上）你說誰呀？

生財 我說，女兒，嘿，父親——

【劉文發上。

文發 太太，張公館是這兒麼？

鳳仙 找誰？別亂串，這兒是張公館。

文發 三爺叫我來挑水，太太，水桶放在那兒？

鳳仙 小玉！帶他到廚房去。

小玉 唔，跟我來，（小玉從中間門出去，繞走廊走進廚房。劉文發隨其後。）

鳳仙 把那口缸挑滿。（對李）這羣苦力常常來挑水，把廚房弄